

纯粹的文学生活,对于写作者是一场饕餮盛宴。

在鲁院的日子,我经常会扪心自问:为什么写作?说起写作,作者势必从生命的经历说起。所谓的经历,一定是情感的经历比身体的经历重要。每当动用自身的经历时,无论是情感还是身体,我都诚惶诚恐。因此,我会不自觉地感伤起来——由此,我认为“感伤”是一个怪胎,因为有了感伤,写作的冲动就冒出来了——因此,我说感伤是情感的,也是身体的。我的天真和感伤却是与生俱来的,是落胎时就带来的。我如一碗水,一眼就能看到底。这样讲并不是变相地说自己纯粹,而是说学问“浅薄”。因为学问“浅薄”,使我无法回答生命乃至生命中的诸多问题。因此,我只能从“我为什么写作”这个很个人的问题说起——

童年的经历和经验是写作的源泉,也会决定个人日后写作的基调。因此,我最初的感伤来自故乡,来自童年。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子里度过的。我的故乡有河流、有稻田、有土坝、有各种家种和野生的植物;故乡令我痴迷的除了水塘中的蒲棒,还有一种遍体通黄的蛤蟆。我早已不屑捞蝌蚪,更不爱捏着蛤蟆说“气鼓气鼓”的把戏了。我抹一把因为吃蒲棒而染黄的嘴巴,随手掰下一把“打碗花”,站在水塘的边上,久久地盯着异类的黄色蛤蟆,看它呼哧呼哧地鼓着腮帮子,我陷入到无限的遐想中……后来,我离开了故乡,迁居到北方的一个小镇上。这里的寒冷,这里的寂寥,这里的风沙,这里的风土人情又令我痴迷起来,我骨子里的感伤又如滔滔的河水不可阻止地流淌出来——大多的写作者,最初都

为什么写作

□薛喜君

是以写诗来垫底的,至于我没能坚持把诗写下去,是因为我不具备“贵族”的基因。是的,在我看来,诗,是贵族的,诗对我来说绝对是奢侈品。

我最初的诗,不过是顺口溜。我至今还记得早期两首诗的题目,《露珠》和《我心中的那排小板房》。写这两首诗时,我又迁徙到一个盛产石油的城市。这座城市很大,大得看不到边。这座城市也不像一个城市,就连街道的名称都叫“红旗村、解放村”什么的。后来,我才知道,之所以叫这个村那个村是出于战略的需要。在一个出门就能看到芦苇塘、采油房的城市里,我的感伤又前所未有的汹涌澎湃起来——《露珠》是抒发情绪,而《我心中的那排小板房》则与爱情有关。这是一个只有意向而没有实质的凄美的爱情故事。石油人逐油而迁,这个男孩子是钻井工,所以,我总是关注钻井工们住的活动板房。后来,他死了。我由感伤而悲伤,我陷入到悲伤里不能自拔——那么,化解悲伤的最好办法就是写作,于是,我写下第一篇小说《琴音》。

我开始写小说了——也许是他的死,也许是我的悲伤,也许是上天的命定。

我曾无数次地问过自己,为什么写小说?究竟什么是好小说?我忐忑不安地盯着黑夜,我倚在墙角里颤

抖着说:因为小说能让我释放悲伤,小说也能让我把悲伤转化成一种能量。至于什么是小说,是好小说?我以为揭露生活、还原人真实本性的独立文体,就是小说吧。能给予人心灵的震撼,也给予人思考的就是好小说了吧。

我的悲哀,莫过于我总是把“浅薄”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。为了远离“浅薄”,我就使劲地读书,拼命地写作。做不了“贵族”,那我就写散文写小说吧。因为散文能把我的所思所想真实地表达出来。我有时候十分厌烦自己,把“浅薄”强加给小说中的人物上。我宁愿露怯,也不想遮遮掩掩地过日子,这便是我又一个“浅薄”之处。我开始写短篇、写中篇、写长篇,在写小说的过程中,我偶尔也停下来写散文,写随笔,为的是显摆我因为感悟、因为读书、因为写作而渐渐远离了“浅薄”。事实上,了解一个人的深刻,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,而了解“浅薄”就容易多了,只要我一落笔就被人看出有几两沉了。因此,在人群里我总是噤若寒蝉。在这个勇于表现的时代,特别是置身到一个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的环境里,我便宛若一只“避猫鼠”,使劲地蜷缩着。

自卑,简直就是我的灾难。我的同学说,在学院就读期间不适于写作,适于反思、积累和思考。我本来就是只笨鸟,刚到这里,我就

感到了力不从心。也就是说,在高手如云的环境里,还没等过招,我就先败下阵来。所以我不敢停下来,也不想挥霍大好时光。我强行让自己恢复自然状态,于是我就逼迫自己。在学院的图书馆借了《墓地的沉默》,读后就想写点什么,如果不写出心潮起伏的情绪,仿佛就无法过下去。于是,我就装模作样地写《墓地的沉默》的读后感,本意是借着这个故事写出我心中另外要说的话。写完之后,才发现两个话题不伦不类地组合在一起,有点把裤子当衣服套在身上的感觉。于是,我又自作聪明地把它们分开,成为两个独立的个体,目的是想从中唤回被吓跑的文思。

说到底,我不敢不写,我怕手生。我和写作就宛若一对在一起过日子的男女。过久了,就过出了习惯,已然没有分开的勇气了。写作不但抚慰了我内心深处苍凉,也化解了我骨子里的感伤。写作不但填补了我生命里的虚空,也让我得多愁善感有了个着落。我是一个执著的人,相伴的日子里,不但怀着真诚,还时刻拿着针线,为的是连缀修补我们之间可能会出现瑕疵与破洞。

说到底,写作是我的宿命。我一出生,写作就在那里等我。我别无选择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)

带着父亲奔波千里

带着父亲奔波千里回到山东的时候,茶花已经谢幕,满街满巷的石榴花、紫薇花姹紫嫣红,开到荼靡。到家的时候,天已将晚,汽车在平展冗长的林荫路上一路奔跑,我们就隔着车窗,隔着平静的房顶,透过松林和远处的坟丛,看见海水似白鸽荡漾,在远处悸动而闪亮。

这一次回山东,我们特意开了车,并且规划了路线,从济南、青岛、威海一路走来,将足迹印刻在山东的每一寸肌肤上,每一个一闪而过的路牌,每一个熟悉、不熟悉的地名,都能让父亲隔窗久久凝望,我想,他的内心也许从未如此温暖安详。

往前推算一下,近10年左右,我共陪他回了两次家。一次是在8年前。那年母亲刚刚去世,父亲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。我不知如何挽留住他心里那一片片花圃一块块田,不知如何挽留住生机盎然的春和绚烂多彩的秋,于是,也是在这样的花开半夏的8月,我陪他返回山东,踏上这一片被海水浸泡缱绻、永远温吞吞的故土。

另一次,距离现在也已时隔6年。那年夏天,父亲惟一的姐姐被查出肝癌晚期,在莱阳接受一种介入治疗。我和哥哥陪着心急火燎的父亲回家看望。父亲一路少吃少喝,心事重重。那一次,父亲特意留住了一个月有余,每天搬一个小板凳,姐弟俩坐在大敞的门口,坐在一团一簇的石榴花、紫薇花下,家长里短地聊,天南海北地唠,转年后,姑姑去世。

自此,6年里,父亲再没有踏上山东故土半步。我知道,这一片一直以来被父亲用作歇息疗伤的港湾,如今也已伤痕累累,那一波一波接连涌过的浪,除了将一个少小离家的游子的思念无限拉长,终无法将父亲的忧伤掩盖埋葬。

我第一次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印记

我第一次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印记,是在7岁时的一个冬天。那时,从乌海到威海荣城,也没有直达的火车,需先搭火车到北京,签证换票,换乘列车到达烟台,辗转两个昼夜,然后,在烟台一个我叫做姨姥的家里落脚,逗留一两天再由烟台搭乘公共汽车回威海荣成。也就是那一年,路过天安门前的留影,就成为记忆里最珍贵的相片。

那一次,是我惟一次冬天回家。因为出门在外吧,那年的冬天,就成了记忆里最冷的一个冬天。列车在长途的奔波后,停歇在困意绵绵的深夜,除了站台上昏黄如豆的指示灯,四面一片漆黑,天冷得侵入骨髓,我身上穿着的棉袄棉裤不足以抵挡夜半的干冷与年代的贫穷。

寒风瑟瑟,长途跋涉后的我们,在长长的过道里负重累累,踉踉前行。我紧紧牵着父亲的衣角,深一脚浅一脚,心里空虚害怕,父母亲的肩头背着大大小小的包,包里是一些土特产。当年的黄豆小米、新打的瓜子玉米……那个年代,盛产的也有饱含着如此真挚情谊的贫穷。

再大一些,我才明白,父亲的这位姨姥,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。她的丈夫,也就是父亲的姨夫,曾是烟台市的市长。当时的我,是并不知道也不关心一个烟台市的市长官至几级,权有多大的。从小在田野里撒欢儿的我,只是羡慕着姨姥家精致的家什,可口的饭食。一种高筒的肉松罐头,几度让我梦里垂涎欲滴。抓一小撮放进嘴里,松软喷香的味道弥留在童年的记忆里,久久难忘。

但是,我却并不喜欢这个不苟言笑的姨姥,也并不喜欢在他们家逗留。虽小小年纪,我已经能够体会到一种贫富之间的拘束感。整洁干净的房间,自然是不允许我乱碰乱动的,厕所是抽水马桶式的,一拉绳水哗哗地流。父亲早就告诫了我,少喝水,尽量别在人家里上厕所,他会在我内急时带我到小区院子里找公共厕所。所以,我就只能是乖巧的,手里抱着一个不知被谁玩剩下的旧布娃娃,紧紧依偎着母亲听大人们你问我答地说着话。常常是姨姥询问式地提问,母亲和父亲搓着手,舔着嘴唇,谦卑拘束地回答。

姨姥家吃饭,小菜总是备着好几种,但每样并不多,可口精致。即使是早点,也总有新鲜的蔬菜拌弄。最难堪的,是她家的碗很小,不比我们平时吃饭用的粗瓷碗,一碗就能吃饱。于是,一碗吃完我还想再添的时候,就看见平时能吃两碗饭的母亲已经放下了碗,擦着嘴推说自己已经饱了,我就只好也跟着放下碗筷,饿着肚子,回想着刚才吞咽得太快的菜肴和入口确实香甜的米饭。

对于我们千里迢迢带来的土特产,姨姥家其实是并不稀罕的。我就在噙着姨姥家从外国进口回来的硕大的瓜子时,替我父亲这一路的辛苦多了一些惋惜。

回威海的路上,母亲也略带埋怨地问过父亲,“姨姥家什么都有,咱们给人家带的这些土特产,人家非但不稀罕,也许还成了累赘,无处摆放,你还给她带什么东西呢?”

父亲的原话我不记得了,大概讲了自己当年上学时,姨姥隔三差五给他寄送棉服胶鞋的事情,然后说,虽然是她们穿剩下的,却也解了当年的燃眉之急,半大后生,费衣费鞋,多亏了姨姥的接济,帮他度过了缺衣少穿的寒冬岁月。我们虽然日子穷,但是山东人感恩图报的心不能穷。这一辈子,自会尽己所能报答姨姥当年的救济之恩。

也就是从那以后,每一次我们路过烟台,我虽然有万般个不自在不愿意,也会跟随父亲一路颠簸,大包小包,将父亲的一片感恩的心意,送进姨姥本已富足的家。

回山东之前

回山东之前,有一天回家,门把手上插着一卷旅游广告纸,里面涉及了几条旅游线路,其中一条就是蓬莱、崂山、威海等山东七日游。回家和父亲聊天,他不无惋惜地说,自己身为山东人,也并没有将山东的每一寸土地转遍,尤其是人间仙境蓬莱、和烟台百公里之远。虽多少次路过烟台,却也总是匆匆赶路,既没有时间,也没有金钱逗留。

我就开始在心里暗暗做了一个带他回家,并主要带他走一走看一看山东胜景的计划。因为我知道,父亲的心里永远有一片海,永远有一个家,永远有一条根脉,永远有一份难舍的情结。

走之前,我照例陪着父亲到街上,再一次大包小包地选购准备。如今,我们的生活已经宽裕很多,每次回家,照旧带一些土特产回去,当然,不再是小米大豆之类的了,已变成羊绒衫、羊绒裤、牛肉干、奶酪等既实惠又受欢迎的内蒙古特产了。

选购礼物时,父亲表达了此行的另一心愿——再去看看他已经90岁的姨姥。从威海一出发,父亲就和姨姥的女儿打电话联系上了。姨姥已经搬家,住在烟台市海滨路附近靠近大海的一处高档三层小楼里。进屋上楼,二楼和三楼的小平台处,摆着一张桌、几张椅。夕阳的光影下,一个单薄瘦削的身影静静地坐在黑暗里。父亲叫一声:“姨姨,我来看你啦!”姨姥应声站起,大声答应着被女儿搀下台阶。

这确实已经是一个90岁高龄的老人,因食欲一直不好,浑身瘦得皮包骨头,她在握住我的手时,让我感到一阵冰凉。

老太太精神不错,却已开始间歇性失忆。但是,她清楚地认出了我们。这一次,我能感觉到她对我们发自内心的欢迎。指着我的儿子一个劲儿竖大拇指,说父亲福报不错,所以一代比一代容貌周正,一代比一代学业有成。父亲就再次和姨姥谈起当年一件衣一双鞋的资助,再次表达自己这许多年的感激之情。

姨姥抬起枯瘦的手臂,轻轻一摆,说:“不说也罢,那时候,你姨夫虽然在位,却没有伸手拉扯你一把,让你跑那么远。你这一辈子,有这些争气的儿女,有现在的好生活,都是凭自己的努力呀,有时候想想,这也是我一辈子的愧疚呀。”

我相信,姨姥在某一个月明的夜晚,在某一个起风的清晨,的确有过她所表达的愧疚。可是,我却从没有听父亲在我们面前,在艰难生活的面前,在当年17岁时不得已离乡背井的时刻,埋怨过当时身居高位的姨夫和姨姨。

人生就是这样,生活从来就是自己的事情,和积极的奋斗相关,和内心的坚韧相关,和灵魂的善良相关,和不弃的责任相关,和他人无关。

父亲忙着往出掏我们带去的礼物,想让姨姥亲口尝一尝。我凝视着他的骄傲与自豪,我知道,父亲此时掏出的不只是牛肉干、奶酪片,他掏出的是一颗感恩的心。这个17岁时两手空空离开山东颠沛流离的少年,即使经过半生的风吹雨打,困苦操劳,也没有将一份做人的真诚善良丢弃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鄂尔多斯作家班学员)

灵魂的细软

□李美霞



看先生写字的那个下午

□陈涛

午后,在茶室,看先生写字。先生的毛笔很多,估计有十余支,用笔帘卷起,展开就成了一幅美妙的画卷。先生用印三枚,姓名章一枚,两端均有刻字,实则一枚两用;闲章两枚,一枚引首,一枚拦边。先生用纸雅致,洁白淡黄辉映,飞龙图案隐现于纸上,且有金粉轻缀,煞是古朴典雅。

先生写字,大多送学生,如遇弟子讨字,概不拒绝。先生送字,非千人一面,而是依据学生的性情、喜好、名字等等斟酌再三,然后俯身运笔,一气呵成。这次也不例外。想起未完成的允诺,依次写来,偶尔记不得还答应过谁,就坐在椅子上吸几口烟,细细地想,生怕漏掉哪一个。茶室是古香古色,木桌长

凳,雕花屏风,好茶善水,绿植金鱼,石槽横卧,竹筒滴水,无不透出雅味。最喜细水从竹筒流出滴入石槽的声音,悦耳怡心。先生一口气写了十多幅字,茶室空阔,观者余我一人。允诺弟子之字大多完成。言及学生即将毕业离校,问先生可否写几幅做联欢会奖品,算是添趣,亦算是送别赠与,先生欣然应之。

我读大学时,曾练书法,非兴趣所使,而是要连同粉笔字、钢笔字、演讲、普通话一并考试。练字对没耐心的人是一种折磨,我常常写完两张字帖后便开始乱涂,经过12年时光修炼,所谓进步就是在乱涂之前可以写完4张字帖。乐趣,自然是收获不到的,怡情,更无从想象。而在看先生写字的下午,我未曾有过的体

验,全都收获了。起初,只是看,帮先生取纸,收字,看先生起笔、行笔、落笔,学习揣摩其间的笔法与笔势,猜测字的含义,后来遇到不懂的地方向先生提问,譬如题款落款的学问,运笔的技巧,先生边写边答。先生写得慢,写得认真。我看得入迷,看得认真。一时间,茶室静寂,惟有竹筒水流声淙淙悦耳,墨香弥漫散漾。先生的字风神俊秀,清明精严,承二王遗韵,得文征明神采,又有一己之独特面目。见惯了先生的字,以为很熟悉,待见到先生所写最后三幅字时,还是颠覆了我的固见。这三幅字分别是“风雅颂”、“藏珍会贤”以及陶渊明《饮酒》诗。与前面的字比起来,后面的字更见先生性情。先生在写这三幅字时,是真正将写字当成乐趣,当成获得快乐的方式,格外潇洒。“风雅颂”楷书风格,只见先生改用大号毛笔,静静运气,然后抖腕,奋然下笔,字体饱满厚重沉稳,如达摩坐禅;“《饮酒》诗”汉简书体,稚拙、率意、疏朗、自然、奔放,用笔、章法、布白都具有独特的风韵。最是“藏珍会贤”,则将快乐无限放大,到达了雅趣的高潮。这是先生用时最长的一幅,也是最有乐趣的一幅。四个大篆落在纸上,先生说要收拾,我不懂如何收拾。但见先生将四尺对裁斗方宣纸从边上各折叠至字的边沿,然后裁掉边沿,于是有些字便逸出境界,个别笔画甚或残缺,惊问先生字岂不是会不完整?答曰,“这才有趣,且往下看”。但见先生将手伸进旁边笔洗,手指蘸

水,将水弹洒在四个字上,先生说,让墨润一润,跑一跑,会别有味道。果然,水滴洒在墨迹上,那墨便星星点点晕染开来,浓中藏淡,浓淡互现,有种斑驳的韵致。待墨迹水渍稍干,先生又拿起一支小笔,蘸上极淡的墨水,在纸面上轻弹笔端,于是纸上便平添了随机分布的星星点点的点缀,那四字愈发显得苍朴老拙。之后是铃印,先盖引首章,再盖姓名章,压角处再盖一方,后来发现四字中间稍显空落,先生说这幅字要“满”,随之另拿出一方汉印风格的“满白印”,铃在四字正中。一幅饶有味道的书法佳作至此方算完成。

先生前后写了十多幅,书写中凝神屏息,守心绝念,所施皆是内力,确是辛苦。写罢,先生坐在椅子上抽烟休息。我看着先生的字,越看越喜欢,一幅作品的美妙,不仅仅在于它呈现出来的优美姿态,更在于它创造这美的过程。一想到明天这最后三幅作品将被三位幸运的学生带走,甚为他们庆幸,便拿来相机,拍了下来,留作纪念。再后来我想,我之所以极喜这个下午,是因为这让我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和宁静的快乐。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,有一种方式,或者是一个人,让我们的心慢下来、软下来,充盈起来、优雅起来,沉醉于传统文化礼泉的馨香之中,体验久违的真切时光,在这份时光里,我们可以忽视任何不可意,甚至时间都不存在了,我们还可以将时光雕刻成随心所欲的模样,在这份通透中独自寂静,欢喜。